

西方女性主義詮釋學引論（下）

周輝

學科性質與思想資源

女性主義詮釋學廣泛地吸收和借鑒了當代西方文化理論領域衆多學科的思想、觀念與方法，呈現出鮮明的科際整合特質和文化理論特徵。西方學者對該學科的性質及其思想淵源進行了積極的思考，認為女性主義理論、聖經詮釋學及哲學解釋學的理論原則以及文學修辭批評、歷史批評和意識形態批評的批評方法，都成為女性主義聖經詮釋建構過程中的有益的思想資源。

美國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菲爾倫查在《女性主義神學辭典》中提出：女性主義詮釋學的最佳定義為有益於男女雙方的解釋理論、藝術和實踐。^(十一)同時，這門學科還呈現出多層面的學科性質。

首先，菲爾倫查認為，女性主義詮釋學是「神學領域的新學科」^(十二)。在十九、二十世紀女性解放思想的新學科下，女性主義者開始探索一種批判的詮釋學的內涵與可能性。當她們注意到女性在聖經宗教中長期靜默的狀況時，便提出一些與女性有關的神學命題，使女性成為詮釋聖經的主體，使之參

與到宗教意義的批判性建構之中去。

女性主義詮釋學還被納入了當代詮釋神學的論域之中。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系教授特雷西（David Tracy）所發展的詮釋神學十分注重與經典文本作真正的對話與交談：「經典在詮釋學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我們所要尋找的最佳的典範。」^(十一)女性主義詮釋學之所以被納入詮釋神學的視域裏，是因為它也十分注重對聖經經文的解讀。女性主義詮釋學注意到聖經經文在整個西方歷史進程中，對女性的人格、心理、社會地位與性別角色的形成與規範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聖經同時充當了女性宗教權力和女性遭受犧牲的來源：一方面，聖經以男性中心語言寫作，在整個歷史中反復灌輸厭女心理和壓迫價值；另一方面，聖經又一直激勵女性進行反抗異化和壓迫的鬥爭。於是女性主義詮釋學把女性作爲一個受壓制的讀經群體，把聖經視爲關注焦點，從中求尋求支撐和力量，旨在暴露造成女性遭受壓迫與異化處境的文化背景，支持

處於父權制金字塔底層的女性的鬥爭。爲此，菲爾倫查聲稱：「批判的女性主義詮釋學集中於對女性爲改變父權制結構而做的抗爭的系統分析。」^(十二)

其次，女性主義詮釋學是當代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結構要素。菲爾倫查說：「通過重申作爲宗教與神學的詮釋主體的女性權威，女性主義詮釋學試圖把這種詮釋行爲概念化，使之成爲女性解放鬥爭中的一個要素。」^(十四)女性主義詮釋學與女性主義理論的關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女性主義詮釋學與女性主義理論有著同樣的批判目標。女性主義理論的批判目標就是父權制。而女性主義詮釋學則把批判目標限定爲聖經文本中的父權制。女性主義詮釋學的先驅達莉率先將批判鋒芒從世俗社會轉向教會內部。她也在《在父神之外》中認爲，基督教的整套象徵系統本質上是父權制的，是壓迫女性的。她也在《婦科生態學》（GynEcology, 1978）中激烈抨擊父權制度：「父權制度本身是盛行於整個地球的宗教……所有

宗教——從佛教、印度教到回教、猶太教，到世俗的封建制度、楊格學說……均是父權制這座大廈的下層結構。」^(十五)女性主義詮釋學家們對這一批判目標基本上都採取了認同的態度。

另一方面，在女性解放運動浪潮的激發下，女性主義理論創立了一整套批評話語，用以解構幾千年來主流意識形態所宣揚的女性刻板角色，女性主義詮釋學便順理成章地運用這套話語，來呈現聖經中女性存在的真相，制服聖經語言中的父權性質，在聖經中營造一個認同女性的新環境。

第三，女性主義詮釋學在理論層面上採取了「社會批判解釋學」的主要範式。這種範式的建立有賴於如下的原則：聖經文本是以促進女性處於次等或壓迫的社會地位並使之合法化的方式進行解釋的。從這些預設的規範與模式中，女性主義詮釋學認為聖經文本被轉換成了權力、統治與社會控制的工具；為摘下聖經文本的「合法性」面具，她們設法找到一種批判的詮釋學原則，以達致女性的解

放。在此意義上，菲爾倫查將女性主義詮釋稱為「解放的詮釋學」。^(十六)

同時，女性主義詮釋學在詮釋學層面上接近聖經文本時，還包含了一種深刻的懷疑的詮釋學，這種懷疑的詮釋學認為，聖經詮釋史的傳統建構絕不代表對聖經歷史、傳統與文本的價值中立的描述；所有的解釋都以男性中心的閱讀團體為媒介。女性主義詮釋學懷疑、攻擊學院派神學所謂的客觀性和價值中立的超然的詮釋學性質，認為女性主義詮釋學不可能成為純然客觀的學術研究。

因此，在社會批判詮釋學範式內，女性主義詮釋學包括了兩個層面的內容，即菲爾倫查受保爾·利克爾的雙重詮釋學的啟發，主張將「詮釋特質的歷史性重建」與「懷疑的詮釋學」聯繫起來^(十七)。與此相呼應，女性作家們在具體的詮釋實踐中也廣泛地討論了與這兩個詮釋學層面相關的論題。他們以批判與探索性的詮釋學作為對傳統詮釋學的補充，大力呼籲在傳統和文本中恢復曾經喪失

了的女性主義的歷史、傳統和視角。

第四，女性主義詮釋學還是詮釋學與修辭學在當代語境下相遇而產生的一種批評實踐。女性主義詮釋學在修辭學維度內運用對經典文本的不同詮釋，這種修辭學維度是從文本的實體性、讀者的歷史性和社會歷史詮釋學三者的相互關聯中產生的。詮釋學理論尋求理解並欣賞文本的意義；修辭學關注聖經話語所產生的效果及效果產生的方式與目的；而女性主義的詮釋與評價作為一種批判進程，超越了「單純的詮釋學」^(十八)而指向一種複雜模式，這種模式竭力抗拒現代性中諸如思想與感情、解釋與理解、內涵與形式、現實與想象之間的二元對立，發展出懷疑、重建、評價與想象等一些具體的修辭策略。這四重修辭策略在女性主義對聖經或其他文化文本中彼此互動，構成解釋的實踐。

女性主義詮釋學的基本理論

由於女性主義神學家對聖經的詮釋研究在不

同的文化學科背景或不同的宗教信仰群體中展開，其學科理論也往往以不同的理論前設、批判原則和詮釋方法向不同的維度發展。因此，批判策略和釋經主題的多元化成為女性主義詮釋學的主要特徵。這一特徵為其理論框架的構建既提供了豐厚的資源，同時又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不過，從女性主義詮釋學研究的發展脈絡來看，其思想架構正漸趨明朗。從批判原則、批評方法和詮釋主題等論題切入這一學科，其基本思想輪廓便逐漸呈現出來。

(一) 批判原則——女人的經驗

女性主義詮釋學為了有效地批判聖經文本，從一開始就自覺地覓求一種批判性的詮釋學原則。這種批判原則不僅可以用來解除聖經文本的合法性面具，而且應該是一種跨語言與文本運作的超越的批評方法。它能夠支持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下的女性釋經者在詮釋實踐中發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評方法。

大多數學者支持以「女人的經驗」作為女性主義詮釋學的批判原則。拉斐爾（Medissa Raphael）認為：「古往今來的女性的壓迫與解放、沉默與言說的經驗構成了全部的女性主義詮釋學。」^(十九)路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將女性主義詮釋學的意識形態批判原則歸納為「對女性經驗的籲求」，她認為「正是女人的經驗被排斥在詮釋學之外……女人的經驗作為一種批判力量爆發出來，揭示出古典神學，包括它在實踐中的基本傳統都是由男性的經驗而非人類的經驗塑型而成的。」^(廿)持這種批判原則的女性主義詮釋學家認為，聖經詮釋學傳統本身不可能為女性詮釋聖經方法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前提和範疇；只有憑借受壓迫女性的實踐經驗，才能獲得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評方法，進而對聖經的父權制傳統的男性中心偏見作出評價。

事實上，「女人的經驗」首先是女性主義神學的策源地和立足點，是其批判體系中的核心範疇。女性主義神學最初向傳統神學發起挑戰時，就把缺

乏對女性經驗的關注作為重要的批判原則。在女性主義神學家看來，女人的經驗不僅包括女性的生物學、生理學或心理學特質，而且包括由男性統治的社會世世代代所強加於女性的邊緣化或次等化之經驗的社會文化歷史。^(廿一)具體來說，「女人的經驗是一個複雜而多面的術語，既包括女人的身體經驗、女人的社會經驗（社會關於作為女人的經驗）、女人的女性主義經驗（女性主義對女人的社會經驗的分析和批判）、女人的歷史經驗（我們所擁有的女性寫作的記錄）以及女人的個人體驗。」^(廿二)

（二）女性主義詮釋學的批評方法

女性主義詮釋學的批評方法或策略，是女性主義神學家詮釋聖經的工具，也是女性主義詮釋學理論框架的基本結構要素。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評模式是女性主義詮釋學家的重要課題。路瑟提出了先知原則與性別分析批評，在女性主義聖經批評與先知——彌賽亞傳統之間發現了關聯；喬普

(Rebecca Chopp) 受法國文學理論，特別是羅蘭·巴特的影響，將自己的詮釋學主張描述為「邊緣的詮釋學」，要求在社會象徵體系和基督教的邊緣閱讀聖經的女性從聖經言辭裏為自己尋找空間；奧斯特麗克 (Alicia Ostriker) 和特麗波還分別提出「願望的詮釋學」和「化解父權的詮釋學」等主張。這些主張都為女性主義詮釋學方法論體系的建構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其中，菲爾倫查比較詳盡地闡發了她的方法論構想。她主張在為結束父權制壓迫而進行的當代

鬥爭中，進行一種對現實與對抗狀況的系統分析，並具體地提出了女性主義詮釋聖經的四種批評方法或修辭策略。她說：「這樣一種批判的女性主義詮釋學具體地發展為四個分析性的修辭策略：懷疑、重建、評價與想象。這些策略並不是簡單連接的獨立的探索步驟或方法規則。相反，它們是女性主義詮釋聖經或其他文化文本時彼此互動的解釋實踐。」^(廿三)

「懷疑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是菲爾倫查提出的女性主義詮釋學的基本策略。它被視為女性主義詮釋學的批評策略的起點，直接啓發了其他一系列批評方法的產生。「懷疑的詮釋學」質疑聖經文本與女性理解之間存在著的悖離傾向；並被用來辨別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之間的矛盾衝突，辨別經驗與個體價值之間、文本與那些同生活經驗相違背或隔絕的詮釋之間的鴻溝，並與其他詮釋方式一起，成為匡正壓迫的或錯誤的歷史與神學的理論原則和實踐方法。

女性主義詮釋學在運用「懷疑的詮釋學」的概念時，一方面列舉文本與解釋之間相互悖離的例証，例如女性主義者從歷史研究、文本分析、自身經驗中清晰地認識到，聖經翻譯、注釋以及各種教義著作中女性的缺席並非客觀的現實，而是有意忽略或是主觀的、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懷疑的詮釋學」對那些似乎支持女性的閱讀也加以挑戰。它反省到一種解放的詮釋是否以犧牲另一

方的利益爲代價；它懷疑在某種特殊的文化與語境下所做的詮釋是否會對另一種文化與語境構成壓迫；它還從聖經女性的不同樣態中發現矛盾的聲音和矛盾的文本。

如果說「懷疑的詮釋學」表明了菲爾倫查重建女性主義歷史與神學思路的話，那麼她還提出其他詮釋學方法，用以糾正或補充壓迫的或被歪曲的歷史與神學。「回憶的詮釋學」是一個與女性經驗相關聯的模式，旨在恢復對聖經女性的抗爭與勝利的生活事實的記憶、恢復一個被遺忘或被忽視的女性主義傳統，並打破男性中心的聖經文本對女性的控制，將女性置於聖經歷史的中心。此外，菲爾倫查主張使用「評價與宣言的詮釋學」，評價並伸張聖經文本與信仰對當代女性的神學意義和解放力量；並運用「創造性的現實化的詮釋學」幫助讀者從女性主義視角重新講述聖經故事、重新闡發父權制經典的神學涵義，從而創造出女性主義的經典、象徵與儀式。

菲爾倫查還對這四重批判策略之間的相互關聯與具體運用進行了總結：「這四重批判策略具有兩套參照標準：一方面是話語系統、意識形態框架、當代釋經者的社會政治和社會宗教定位；另一方面是聖經文本的語言學系統與社會定位、社會語境和詮釋的有效歷史。一種解放的批判的女性主義詮釋學將聖經詮釋理解爲抵抗與變革的文化——宗教實踐。它不僅運用歷史、文學和意識形態的評價方法，而且集中於各種歷史語境下的聖經文學的修辭學。它還使用講故事、聖蹟劇、詩歌、繪畫、舞蹈和儀式來創造一個『不同的』宗教想象力」^{廿四}由此看來，菲爾倫查對於女性主義詮釋學方法論的態度是開放性的。她主張綜合各種學科的方法，創造性地詮釋經典，以求達致社會批判與女性解放的目的。

特雷西說「偉大的、富於創造性的人如思想家、藝術家、英雄、聖哲等，往往會發現他們不得不自己發現新的方式，以便用它們來解釋他們的文

化或傳統不能很好解釋或甚至不能解釋的那些經歷和體驗。」^(廿五) 從女性主義神學家的釋經原則與批判策略來看，她們已擺脫了傳統批評方法的約束和限制，遠遠地超越了固定單一的批評模式，探索出一條有助於女性詮釋聖經和女性解放的社會批判途徑。在此意義上，女性主義神學家堪稱偉大而富於創造性的。

（三）女性主義詮釋學的詮釋主題

女性主義詮釋聖經時還發展出多種詮釋主題。這些主題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從聖經裏搜索關於女性的負面資料，對其展開批判；另一類是重新審理聖經傳統中關於女性的正面信息，為當代女性，特別是那些被邊緣化的女性樹立信心。

女性的隱影是女性主義詮釋學論涉的主題之一。學者們以女性的隱影指代聖經女性在父權制背景下被消解的事實，以及對聖經中男性統治權力與地位的懷疑。

女性主義詮釋學並不否認，聖經中提到了許多女性形象；但與聖經中的男性形象相比，絕大多數的女性失去了名字，即使那些有名字的女性也常常消隱在男性形象的陰影之中。從新約中看，許多女性形象在新約歷史上飾演了意義深遠的角色，如耶穌之母瑪利亞、「使徒中的使徒」、宣告復活的第一人——抹大拉的瑪利亞等等。但是，聖經及基督教傳統大多將她們邊緣化；她們的故事也很少被用於教會的佈道中。為此，菲爾倫查撰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記念她》，專為記念那位為耶穌塗抹香膏的女性。^(廿六) 菲爾倫查對這位新約女性的重新發現，與女性在新約歷史中的沉默及受到極度輕視的事實構成鮮明對比，從而在女性主義詮釋學研究領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女性主義神學家們從聖經文本中搜索了許多女性受凌辱、遭漠視、被歪曲的極端事例，以懷疑的姿態詮釋聖經。特麗波的著名著作《恐怖的文本》（1984）在一些熟悉的聖經敘述中發現有關女性的

令人痛心的資料，並從聖經對待女性的視角和敘述方式入手閱讀舊約女性故事，描繪出一幅女性遭受凌辱的殘酷而陰暗的圖畫。

恢復和重建聖經傳統中有關女性的正面內容，是女性主義詮釋聖經的另一類主題。學者們從聖經中發現，大量的原始資料因為無法被父權制文化所滲透或同化而顯現出來。菲爾倫查將這種閱讀看作是「修正的詮釋學」(A hermeneutic of revision) 進程。她說：「正像福音書裏的女性仔細地尋找丟失的錢幣一樣，修正的詮釋學為了淹没的意義、失落的聲音和被認可的景觀審視聖經文本。」^(廿七)例如《上帝的母性》^(廿八)一書從聖經文本中成功地辨識出上帝的母性形象，認為在《詩篇》、特別是先知書中，哺養以色列人民、幫助他們承受苦難的上帝形象，在希伯來語中顯然是女性形象，而這一點在英文聖經的轉譯過程中卻被掩蔽了。她還建議讀者通過細讀經文，發現聖經語言的女性形式被父權制編纂者所扭曲的過程。

由於保羅書信、《以弗所書》及《啟示錄》都以女性形象描繪教會的肖像，因此女性主義者對新約中的女性主題也十分關注。路瑟思考並批判了上述經文以男女關係、婚姻結構比喻基督與教會的敘述方式，認定它們只能是證明男女之間的等級制度的文本。女性主義者們還對新約中缺乏女性的形象化描述產生疑問。斯麗 (Nicola Sree) 對福音書比喻中男女形象之比例的考察十分有趣。她以頗具說服力的統計數字促使人們去關注福音書中一向不被人注意的女性形象主題。她還對女性與男性之間的社會角色進行了比較分析並得出結論：新約的敘述是在「男性的統治」與「女性的無名」之間進行，這種描述必然強化了女性角色的刻板化。^(廿九)

對許多基督教女性主義者來說，耶穌的女性觀點是她們繼續認信基督教的關鍵因素之一。女性主義者們在福音書中還不斷看到：耶穌在井邊與名聲不好的女人談話；他揀選了一位女性宣告復活的消息；他打破禁忌治愈了患血漏的女人；他還接受

了一位可能是妓女的女人爲他塗抹香膏……她們從一系列的敘述中推斷出，耶穌已經發現自己所

置身其中的舊約及其文化是父權制的，而他以自己的行爲實踐挑戰了當時的父權制和性別角色刻板化的觀念，削弱了對女性不公正的社會習俗的力量。

因此，她們把耶穌的個人行爲視爲女性主義挑戰父權制的基礎，把他對窮人的解放的關注合法地運用到那些在性別結構中受壓迫的女性身上；並把基督教女性主義看成是耶穌的上帝國度的新景觀觀的適度發展。

結語

產生於婦女解放運動浪潮與基督教文化相遇之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詮釋學，從一開始就具有跨學科、跨文化的性質。它從《聖經》這一世界性宗教文化經典爲範本發展起一套獨立的思想理念與方法體系，在世界文化領域有著廣泛的適應性。在與其他宗教與文化互動互補的過程中，女性主義詮釋學

的內涵不斷地得以豐富，並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因此，這一學科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

同時，女性主義詮釋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與影響也日漸顯著。它對宗教經典與女性的關係問題所做出的積極回應，既拓寬了女性經驗的廣度，也爲女性主義與宗教文化之間的對話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資源。爲漢語學術界引介這門新興學科，旨在發展有漢語學術特徵的女性主義詮釋學。這一漢語新學科的命意應通過支持漢語語境下的女性重新研讀與詮釋聖經，並從聖經的女性主義詮釋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女性主義詮釋，使西方女性主義詮釋學理論在漢語語境下發生創造性轉換，使之參與到漢語文化理論的建構中來。



註釋：

(+) Russell L. M. & Clarkson, J. S., ed.,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logies*,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p.99.

(十一) 回上。

(十二) 特雷西著，馮三譯·《基督教·宗教·希望》，

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頁23。

(十三) 回註十。

(十四) 回註十。

(十五) Mary Daly, *Gyn/Ecology*, Boston: Beacon, 1978, p.39.

(十六) 回註十。

(十七) 納瑟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p.432.

(十八) 回註十。

(十九) Lisa Isherwood & Dorothea McEwan, ed., *An A To Z of Feminist Theology*, Sheffield: Sheffuekd Academic Press, 1996, p.99.

(二十)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A Method of Correlation" in Russell L.M., 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1985, pp.112-113.

(二十一) 回註十七，頁433。

(二十二) 回註十九，頁61。

(二十三) 回註十，頁100。

(二十四) 回註十，頁140。

(二十五) 回註十一，頁16。

(二十六) Fiorenza, *In Memory of Her*, London: SCM, 1983.

(二十七) Fiorenza, *Searching the Scriptures*, Vol. I, New York: Crossroad, 1993, p.11.

(二十八) *The Motherhood of God*, Edinburgh: St Andrew Press, 1984.

(二十九) Nicola Slee, "Parables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MC26:2, 1984, pp.20-31.